

老家的拔秧有三个苦：一是时间早，都在凌晨一两点钟，对母亲来说等于刚睡下就起身；二是蚂蟥叮，浸水的小腿上能叮上五六条，条条都是喝血的主儿；三是飞虫咬，飞虫钻进头发，专门咬头皮，先让你痒，后让你痛，但母亲似乎没感觉，每个凌晨按时去，一半是为队上立秋前插播好秧苗，另一半是为自己得个一等的工分，工分到年底结算就是钱。我有时也去。我到秧田的时候，母亲至少已经拔了半个小时。但我感觉，去了，就是听了母亲的话，就是听了母亲的苦。

爱着你的苦难

高明昌

走近田埂，听见一阵阵窸窣窣的声音，急促、忙碌，那是秧苗拔出、出水、扎把、移动的声音，也是手、秧、水混合的声音。母亲看见了我，压低喉咙喊：在这里哎。母亲的一声喊，再暗的地方都是明亮的。我挟着矮凳，一脚水、一脚泥地跑过去，放好凳子，一屁股坐下，双手就往秧苗伸去。母亲叮嘱，开头拔，不要把力气用光。我说，我心里没有听见。我记着母亲说过的话：力气是潮水港，今天去了，明天就会回来的。



拔了一个小时，秧田里各种飞虫被赶了出来，它们发怒了，直扑你的头顶，只咬你的头皮。我的头顶开始发痒，起初痒一处，后来整个头顶都痒了。我开始用手抓头皮，飞虫像是受到了攻击，干脆大口大口地咬我。母亲正告我，越抓越痒，别抓。可我哪里熬得住，就是抓，越抓越痒的时候是不痒的，但不抓后更痒。我再也忍不住了，站起身，跺起脚，抓抓头皮，拍拍头顶。母亲望了望我，想说什么，后来抬起手，在头顶上划了几个圈，那意思我明白，回家去好好洗一洗。

我转身跑时，听见母亲说：儿子，跟着受苦受难了。那一年，我才十三岁；十七岁后，我再也不拔秧了。

冬天的早晨，寒风刺骨冷。早上，父亲对我说，今天跟我做生活去。父亲是泥水匠，泥水匠的工作是造房子，造房子要砌砖，那活儿一是在露天，二是与烂泥、黄沙、石灰打交道，我行吗？我去了，到了地方，看见每个父亲的身旁都有

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我从他们砌墙的动作里，无助的眼神里，感觉出他们已经学了几个月了，习惯了冰冷，习惯了木然。看着，心里就害怕，害怕自己学会了泥水活，做一生一世的泥水匠，在露天里站一生一世。

父亲把一副手套扔了过来，我戴上手套，接过一桶泥，拿起一块砖，将泥刀上的烂泥涂上去，先左后右，先前再后，共四次，有时五次、六次，才将泥涂于砖边口，然后将砖头放到墙上，摁住，再用泥刀刮去泥浆，看看砖头是否齐整，不

齐整，再用泥刀敲敲。如是反复。手套很快就坏了，接着左右手调换着戴，不多时，手套又坏了。那时，北风呼呼地吹，鼻清水嘶嘶地流，也不敢擦鼻涕、擦鼻子。那个狼狈的样子，不知还有没有半点尊严？回家了，父亲说快洗手去。水槽处，十手指伸出来，一看，十指手的表皮都碎了，露出鲜红的嫩肉，血丝在慢慢地溢出来。母亲看见了，一声惊呼，一脸恐惧，一把眼泪。母亲舀来一盆盆清水，帮我清洗干净手指上的油腻，用毛巾擦干，在手指上涂了一层又一层的蛤蚧油，又拿过干毛巾，将我的手包了起来，说今晚不能湿水，十指也不能握紧。父亲说，过一夜就好了。第二天早上，我看见手真的结皮了，有点喜出望外——不是因为我皮肤好，而是因为我可以继续戴手套了。

母亲面对着我的父亲，像是要商量什么大事。母亲说，你看看儿子这手，还是别让孩子学泥水活了，他不是泥水匠的料。父亲反问，不是泥水匠的料，是木匠的料？母亲说也不是。父亲继续说，别人家孩子都愿意学泥水活，我们家儿子为啥不愿意？母亲想想也是，儿子到了干活赚钱的日子，难道一直养着？她苦笑着对我说：孩子，你砖头可少砌一点的，我们不要大人的工钱，学到生活就行。母亲不知道，我砌墙时，根本不想这五块钱，我想到的，我该如何保护好我的两只手。

五块钱工钱，两顿百家饭，为赚钱，为省钱，就这样，我做了泥水匠。

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想想，我每一次经历一种苦难，父母也都经受过另一种的苦难。

“一杯烘焙茶，双份奶，双倍糖。”那天在新天地逛街时，偶然间走入了一家连锁咖啡馆，正思索如何点单，听见了我前面的顾客对店员如是说道。简单至极的话语，却将我的思绪拉回了从前的时光。

曾经在海外留学时，当地有一家连锁咖啡馆售卖这种烘焙茶。这烘焙茶，现在想来其实也未尝美味到哪里去，双倍的奶和糖分一加，原本茶的味道几乎消散殆尽，甚至还带有甜到齁的糖味，是名副其实的热量炸弹，实在谈不上什么美食，但是我这一喝，就喝到了青春的终结。

我的留学生涯从高中开始，那时候的我无法融入当地生活，交不到朋友，失眠甚至成了常态。而在那段时间，偶然间我听朋友提起了这家连锁咖啡店的烘焙茶，阴差阳错之下，课余时间的一杯烘焙茶，却成了我放松心情、远离烦恼的必备。尽管不到半小时就能喝完，但在这段时间中，我可以忘记压力、忘记不快甚

至忘记那超高的热量，只是平平静静地喝完这一杯烘焙茶，好像想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明白，但在这短短的半小时里，我能短暂地寻找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好好修整，再次前行。

上了大学之后，慢慢适应海外生活的我，也交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乔爷、盖哥和劳先生。我开始把这份偶然发现的饮品推荐给同学们，没想到竟大受欢迎，逐渐成为了我们的标配饮品。这家连锁咖啡馆在我们学校内设有分店，离学校图书馆仅几分钟的路程，我和朋友们往往在学习感到疲累之时前往，每人一杯烘焙茶，并坐下闲聊三五分钟，抛开学习的压力，聊一聊各自的未来。乔爷是我们之中最喜欢吹牛的，那时候他怎么都不服输，直言自己未来要做金融精英，入职顶尖投行，干出一番大事业的；盖哥相比学习更上心篮球，他视乔爷为人生导师，总说要跟着乔爷混；劳先生沉默寡言，不是那么张扬，只想着与相恋多年的女友一起定居海外，柴米油盐。而那时候的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只知道当下，我们的青春，都在这一杯热气腾腾甜到齁的烘焙茶中。

一晃眼，烘焙茶喝着喝着，就喝到了毕业。在喝完茶的一个普通清晨，大家就都留在了昨天。我去往了另一个没有烘焙茶的国度继续我的学业，其他人也都奔东西，去寻找自己的未来。时过境迁，烘焙茶的味道在我记忆中渐渐消退之时，2019年，那家连锁咖啡馆宣布进入中国市场，将首家店落在了上海。看见新闻的我欣喜若狂，并在学成归来后，第一时间赶往首店，略带紧张地询问店员是否有烘焙茶的饮品，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我终于再次找到了那个记忆中的味道。它就像小时候弄堂门口卖的豆浆一样，没那么美味，却充满了曾经无忧无虑、青春年少的味道。喝着烘焙茶，我便想起了那些年一起喝茶的朋友们，详细了解，乔爷毕业

“不能游欧洲，何不游温州？”温州朋友建新的一句俏皮话，让人“茅塞顿开”。夏初六月，我们踏上了温州之旅。

雁荡山的奇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夜游雁荡山，移步换景，“七分形象，三分想象，越看越像”，各种形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置身其中，如梦似幻。楠溪江清澈蜿蜒，两岸青山相伴，蒙蒙细雨中乘筏而行，朦胧中的浪漫扑面而来。水波、竹筏、青山、不时惊飞的水鸟，宛如一幅泼墨写意的国画，清雅中不失恢宏气势。而有百岛之称的洞头岛，则以“洞天福地”的诗意，让我缠绵。

洞天福地

薛金荣

温州所辖的洞头岛是全国著名的海岛县，域内大大小小的岛屿有300多座，岛上岛民依山而生、因渔而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岛魅力。

那天上午，我们一行从温州市区出发，经跨海大桥一个多小时便到了洞头岛。现已撤县为区的洞头岛区区委宣传部干部小朱（建新的朋友，正在援川，刚好回温州休假）热情接待了我们。稍作寒暄，小朱便直奔主题说：“到洞头岛必须先去看望海楼，既可一览浩瀚大海磅礴气势，又可俯瞰洞头岛的全貌。”说罢还故作诱惑：“还有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呢。”我们自然应允欣然前往。随着拾级而上的台阶，进入望海楼的首层，赫然映入眼帘的是“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落款“余光中”。

这不禁让人惊奇，正疑惑时，小朱微笑着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故事。”

2010年1月，余光中先生应邀携夫人范我存、小女儿余季珊来到洞头岛，并游览了仙叠岩景区，在眺望半屏山时，相思之情油然而生，原来台湾也有一座半屏山。“半屏山，半屏山，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当时当地的陪同人员即兴给他念了这首洞头岛广为流传的民谣，余先生连续点头，观崖听涛抚岛赏景之时若有所思。此时，小女儿余季珊“由此及彼”地问：“此处为什么叫洞头岛呢？”陪同人员便讲述了关于洞头岛名称由来的传说：清代，有一艘渔船到洞头海面一带捕鱼，作业完毕时，渔夫用吊桶打水冲洗船板时，不料桶绳断了，吊桶随即被海浪卷没，无影无踪。该渔船绕到岛东此端的一个岬口时，居然发现海上竟飘着那只吊桶。渔夫认为海底定有一个洞，吊桶被卷入海底洞里，海洞一直通到这个岬口。于是他把吊桶卷走的地方叫洞头，吊桶浮上来的地方叫洞尾。当大家还沉浸在这个传说的美妙之中时，余光中却脱口而出：“洞头好哇，洞天福地，从此开头。”此语一出，闻者皆喜，抚掌称好。有识者皆知，“洞天福地”是道教地上的仙境，它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洞天福地”多系实指，与现实中的山川对应。县委领导事后闻此，觉得用此语宣传推介洞头岛“名

“微笑识别”

赵畅

据媒体报道，佳能中国子公司在公司办公室外安装了AI相机。该相机可以智能地对员工的脸部进行微笑识别，只有识别到员工面带微笑时它才可放入进入办公室或者对应办公区域工作，反之则不会。佳能表示，安装AI相机的目的在于让员工办公时时刻都拥有好心情，拥有一个轻松的工作氛围。（见6月20日新浪科技综合）

安装AI相机对员工的脸部进行“微笑识别”，确是一个不错的创意。除了是对自己产品的一种最生动的广告外，对于员工管理也不失为一种生动而有效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佳能中国子公司安装AI相机对员工的脸部进行“微笑识别”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其实，不必说人在企业需要“微笑识别”，即便是在机关、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我们也不妨面对镜子进行“微笑识别”，以保持微笑的心理状态。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多少会遭遇不如意的事情，年轻人更会碰到迷茫、困顿和疲惫，以至于不知所措。而帮助站起来、站起来而走过来、跑起来的最好办法，则定然是自我的“微笑识别”。因为只有过了“微笑识别”关，才意味着你重新拥有了微笑；有了微笑，才意味着你块垒顿释、欢愉复回，才意味着你信心倍增、意志弥坚。是的，每一个微笑代表一个希望，每个希望带着一分光芒，终将点亮心灵每个黯淡的角落。



学会微笑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注定离不开微笑，就像花朵离不开阳光雨露，鱼儿离不开水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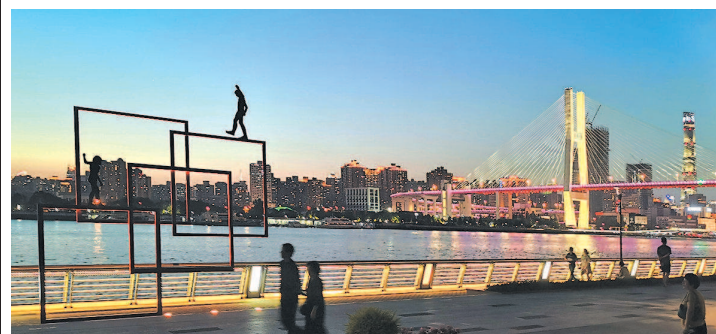
副其实，恰到好处”。但由于当时事出偶然，余先生未及写下墨宝，成为遗憾。此事被温州台商协会的一位有心人士知悉，他几经周折终于拿到了余先生亲笔题写的“洞天福地，从此开头”几个大字。听罢小朱的讲述，我不由肃然起敬。余光中先生祖籍福建永春，是台湾著名的诗人，他对家乡的思念，尤其对祖国统一的盼望“心系之，情抒之，笔言之”，令人敬佩。

从望海楼的首层出来，我们便直接登上望海楼的顶层，面朝大海，但见海浪翻滚，汹涌澎湃，奔腾东去，隔海300多公里便是祖国的宝岛台湾。瞬时，我眼前一片空白，而脑海里清晰地、反反复复出现的却是余光中先生的诗《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脍炙

致音乐

孔祥东

每当我抑郁难当
每当我舒心欢畅
总有你作伴
总和你对话
每当我面对困扰
每当我战胜自己
总有你陪伴
总和你齐唱
每当我眼见灾难
每当我需要勇气
总有你声响
总和你嘹亮
音乐 Music
我的生命
我的信仰



今日南码头（摄影）李榕樟

一转眼，烘焙茶喝着喝着，就喝到了毕业。在喝完茶的一个普通清晨，大家就都留在了昨天。我去往了另一个没有烘焙茶的国度继续我的学业，其他人也都奔东西，去寻找自己的未来。时过境迁，烘焙茶的味道在我记忆中渐渐消退之时，2019年，那家连锁咖啡馆宣布进入中国市场，将首家店落在了上海。看见新闻的我欣喜若狂，并在学成归来后，第一时间赶往首店，略带紧张地询问店员是否有烘焙茶的饮品，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我终于再次找到了那个记忆中的味道。它就像小时候弄堂门口卖的豆浆一样，没那么美味，却充满了曾经无忧无虑、青春年少的味道。喝着烘焙茶，我便想起了那些年一起喝茶的朋友们，详细了解，乔爷毕业

考试季节到了，儿子总抱怨压力太大。我暗自窃喜，儿子知道压力大是好事啊，以前，他学习松松垮垮，不管你怎么说他，他就是不知压力，紧张不起来。

我把儿子的抱怨告诉妻子，妻子听了也非常高兴。她说，说不定儿子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会送给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也未必。

我们暗自得意才几天，窃喜的心情就一扫而光。那天放学回家，儿子仰着头问我，高考就要到了，我很紧张，我想找个减压的方式。想到许多考生因为在考前心理压力过大，影响考试成绩正常发挥，我同意儿子的这个主张。可选哪种减压方式呢？带儿子去公园散步，还是带他去野外看看天上的鸟和水里的鱼？为这事，我和妻子想了两天都没有结果。正当我们还在苦思冥想时，儿子沉不住气了，说，看什么鸟和鱼，减压，对我来说，最适合我的就是每天晚上让我玩一会电脑。儿子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临近高考了，我和妻子对他总是言听计从，连说话都小心翼翼，就怕影响他学习的心情，那责任可就大了。现在儿子说玩一下电脑可以减压，虽然我不能完全苟同，但我和妻子还是不敢再说什么。可儿子一上电脑，就沉浸在打打杀杀的游戏中了，每天晚上放学，一个小时过了，儿子还意犹未尽。我和妻子叫苦不迭，他这哪是减压啊，他这不是把想玩游戏和高考绑架在一起了吗？这样下去天知道他会不会考上理想的学校。那天晚上放学回家，儿子又打开电脑，但还没玩出头绪，电脑就软瘫了，任凭怎么捣鼓，电脑就是不能工作。电脑出问题后，儿子还不甘心，又重新开机，这下电脑连启动都不正常了。儿子说：“这电脑怕是老化了。”妻子说：“是啊，白天我想用电脑查个资料都没查成，你爸还把修电脑的师傅请来了，人家说这电脑不值得修了。”儿子埋怨：“现在电脑也不贵，早该换新的了！”我赶紧表态：“高考一结束，我就去买一台！”

七夕会

电脑玩不成了，儿子很失落。他无奈地说：“电脑玩不成了，减压是减不成了，咱只有给自己加压了。”听了儿子的话，我和妻子差点笑出声来，因为电脑是我请人家上门故意“修坏”的。

考前减压

钱永广

养育

到我点了。一杯热拿铁，谢谢。”

